



□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

摄影家，可以用相机记录优美的图像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蔡能斌是一位警营摄影家，确切地说，蔡能斌是一名影像技术高级工程师。在他的镜头里，往往并不是什么美好的景物。

摄影，对他而言，大多数情况下是工作，是研究、是打击犯罪、揭露真相、搜集证据。

蔡能斌走上这条“光影侦探”之路，是因为他真心喜欢摄影。



站在幕后的“光影侦探”

刑事侦查总队刑技中心高级工程师蔡能斌

淀山湖西岸小镇走出的“刑警”

蔡能斌家住商榻，淀山湖西岸的一个小镇。兴许是因为青浦水乡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摄影资源，蔡能斌自幼就喜欢摄影。

1985年高考，蔡能斌看到提前录取的中国刑警学院有刑事照相专业，出于对于摄影的爱好，当然也可能潜意识中“制服情结”的影响，他果断决定报考这所远在沈阳的全国刑警最高学府，并在四年学成后回到上海，走进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大门。

蔡能斌回忆，上世纪90年代前后，刑事犯罪形势复杂，刑侦工作面临巨大挑战，各类刑事技术专业人才严重不足。在这种形势之下，蔡能斌很快成为了刑事摄影的骨干力量。

1989年11月，卢湾区一单位发生失窃案件。被盗人民币、外汇兑换券、美金、金饰品等大量涉案贵重物品价值高达50多万元。

“最初，在案发现场的几个关键部位，我们没发现痕迹，最终是在角落里几条用过的白色医用胶布条上发现了片段痕迹。”

对于蔡能斌，他的工作就是要把胶布条上残缺痕迹拍下。“这个工作说来容易，却很考验人，角度不同手法不同，拍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同。”而现场照片又是法官了解现场的唯一直观途径。

初出茅庐的蔡能斌说干就干，他在现场摆开架势，将印有痕迹的胶布条粘合面向上铺开，同事在一旁拿着手电筒打侧光，使得上面痕迹能够尽量展现。拍了照片，又建起现场暗房当场冲印。半个小时后，痕迹专家就拿到了还没有干透的照片。

让蔡能斌欣喜的是，这起案件，最终依靠胶布条上的残缺痕迹得以侦破。

为拍摄痕迹拆一面墙搬进实验室

从警 30 年，让蔡能斌印象最深刻的，

是为了拍摄痕迹直接把一面墙拆了搬进实验室。“那好像也是我从警生涯里唯一一次这么‘大动干戈’。”采访中，蔡能斌这么打趣自己。

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，年过七旬的许某被发现在南汇康桥南华二村的家中遇害。现场勘查发该现场卫生间、厨房、小客厅的铝合金窗均被打开，卫生间窗外栏杆被扳断三根，卫生间靠墙的墙壁上发现了片段痕迹。

这痕迹是因为案发当晚下雨，犯罪嫌疑人手上沾了雨水后在墙上撑了一下而形成了，对于比对而言这枚留在墙上的痕迹条件太差，现场拍摄条件也太差。蔡能斌依然搭起现场暗房，拍摄后当场冲印。但是，和预先判断的一样，冲印后的照片无法用于比对。蔡能斌想把痕迹连墙皮一起挖下来，又怕墙皮碎裂，造成重要证据灭失。最后决定，把墙体切割下来，搬回队里的光学实验室。

“这墙，切割时也要轻手轻脚，不敢猛敲狂砸，所以光切割就花了整整三天。”3 天之后，这面墙出现在了实验室里，蔡能斌通过不同方法反复拍摄，终于将痕迹以最大限度的清晰度拍摄成功，将可供比对的照片交到比对工程师手里。

像这样的白昼黑夜，蔡能斌经历过无数个轮回。过去 30 年中，他主持和参与了各类案件的影像技术工作数百起，其中重大案件一百余起。他致力于现场潜在物证的光学探测技术的研究，共主持和参与十余个科研项目研究，包括国家“十一五”和“十二五”科技支撑计划、公安部应用创新项目、上海市科委科研项目等。2009 年入选“上海市领军人才”。2017 年获“上海工匠”称号。

蔡能斌说，刑警总是守候在黑暗中，是名符其实的幕后英雄。而我以为像他这样的刑事技术人员，则是站在幕后英雄背后的英雄……

□法治报记者 徐荔

“你好，我是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民警，范华。”这句自我介绍，从 2016 年本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（下简称“中心”）正式启动以来，范华已经说了不下万遍。听到这句话的，可能是接到诈骗电话的潜在被害人、各分局的民警，或者是电视机前的你我。

2005 年参加公安工作的范华当过派出所民警、做过便衣警察，也参加过重案队。2016 年 3 月，他正式开始了与电信网络诈骗者斗智斗勇的生涯。接处警、沟通劝阻、防范宣传，只要与劝阻电信网络诈骗有关，范华几乎一年 365 天、每天 24 小时都“在线”。

一个电话号码，一个没有枪声的战场

刑事侦查总队九支队探长范华

258万元差点打水漂

在刑侦总队，范华的名字总是与“劝阻”两个字联系在一起。“打击犯罪是公安主业，但打击永远是滞后的。”范华说，“电信诈骗案件一旦发生，侦查特别是追赃难度大，事后封堵侦查，不如事前预警拦截、事中发现劝阻。”

就在今年 6 月底，范华和同事们成功阻止了一起诈骗事件。当时范华和中心民警发现，一位 60 多岁的黄阿姨和一个可疑电话长时间保持联系，极有可能被骗。“每一次劝阻都是和骗子比时间。”范华告诉记者。

情况紧急，范华他们试图通过防骗劝阻专号“962110”与黄阿姨联系，可是黄阿姨的电话始终占线。这是骗子的惯用伎俩，范华他们见招拆招，马上与分局民警联系，请他们上门寻找阿姨。可是，黄阿姨不在家，难道她已经去银行了？会去哪家银行呢？时间紧迫，范华马上进行研判，黄阿姨会去的是某家建设银行。

民警根据线索，一边联系银行请他们

注意相关情况，一边火速赶去。同时中心民警不停拨打黄阿姨电话，好不容易打通黄阿姨的电话，她却不信警察的话。直到几分钟后，民警赶到银行，当面向黄阿姨说明情况，她才拍着胸脯大呼：“还好你们来了。”

就差那么几分钟，黄阿姨的 258 万元存款就要打水漂了。

范华告诉记者，这种情况他们几乎每天都会遇到，有时潜在被害人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“精英”。

范华记得去年，也是在这么炎热的天气，他去一位潜在被害人的单位劝阻。这位当医生的潜在被害人却完全不买账，还扬言要打电话投诉范华。范华平心静气地劝说对方，将骗子常用的话术、剧本等一一剖析给对方听。然而半小时后，对方依旧将信将疑。“不能放弃，继续劝。”范华只有这个念头。

态度不能强硬，不能让对方反感，还得想方设法、有理有据地让潜在被害人相信自己……劝阻工作有时就是那么“吃力不讨好”。好在，在范华坚定的劝说下，潜在被害人的态度终于有所动摇。

没有枪声的“战争”

“被骗和年龄、学历、智商没有太大关系，行骗者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弱点，进行诈骗。”范华分析，“他们通过‘剧本’，让被害人的心理防御能力不断减弱，还通过持续的电话通联让被害人与外界隔离，信息闭塞、密闭恐惧心态加重，最后只能相信电话里的‘警察’。”采访中范华的语速不快，一直用严谨的词汇有逻辑地讲述着。

大多数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背后都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整个分工明确、高度职业化的团队。范华曾在中心接到过骗子打来的电话。对方操着浓重的口音，且来电号码异常，范华判断他很可能是诈骗者。

因为“诉求”得不到满足，对方不断电话骚扰、辱骂挑衅范华。范华一句话就让对方安静下来：“你躲在异地他乡的小黑屋，没日没夜地打诈骗电话，好像是赚钱了，但你考虑过没有，你以后怎么跟你的孩子说，说爸爸以前是诈骗的吗？你的父母生老病死你能陪在身边吗？”



对方突然不吵了，他和范华聊了起来，把自己走上诈骗之路的过程都告诉了范华。范华记得对方的声音听上去像 40 多岁，但其实他只有 22 岁。“为了唬住人，他们连说话节奏、声音都受过特别训练。劝阻，某种意义上就是用一个人的力量与一整个团队较量。”范华感慨。

2016 年开始，范华到党政机关、学校上门送教百余次，接待交流学习 70 多次。小本子记满工作、每天 100 多通电话、一天开一百多公里车、经常想的问题就是怎么证明自己是警察、觉得“脑子不够用”、回到家就不想说话……范华坦白地说，干这份工作压力很大，不光要自学很多金融、网络类专业知识，还得针对骗子不断翻新的作案手法，研判新的作案形势和新的话术，不断总结新的劝阻方案。但他也承认，每当成功阻拦一位潜在被害人，他心中会有满满的成就感。

原本是“理工男”的范华觉得，自从选择了警察这个身份，他的人生轨迹就已经完全不同。而如今他更是投身在反诈骗这场没有枪声的战争中，只要诈骗不绝，战争就不息。